

民 間 週 報



重慶特准掛號證為新聞紙類

第 七 期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四 月 廿 四 日 出 版

目 錄

出 塞 曲

安 內 攘 外 與 攘 外 安 內

北 上 以 後 又 怎 樣

奉 皇 島 失 守

蔣 介 石 不 准 說 抗 日

宋 子 文 赴 美 的 任 務

日 本 侵 華 新 計 劃

二 叔 公 講 古 集

怎 樣 叫 農 村 生 產 合 作

法 律 怎 樣 公 佈

黃 天 霸 慈 嶺 訪 賈 二 墩

漢 門 罵 帥

歌 謠

開 場 曲

F 調 出 塞 曲 4/4 仿雁落平沙譜

5 1 6 5 | 4 5 1 2 | 2 4 5 1 | 2 5 4 1 4 | 2 — 2 3 2 7 |

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風蕭蕭兮易水潺潺。億萬健兒

6 1 6 5 2 7 6 | 1 2 3 2 7 6 1 2 | 2 1 2 4 | 5 6 1̇ 6 5 4 6 |

起 起 起，隻手挽狂瀾， 八千里路，莫辭跋涉閒

5 . 6 5 . 6 | 4 4 5 6 1̇ | 5 . 6 5 — | 1 1 5 4 | 1 . 2 1 2 7 6 |

關；—— 喋血沙場殲虜， 立志斬樓蘭；傷心地一

5 . 2 7 6 1 | 1 1 2 4 | 5 6 1̇ 6 5 4 6 | 5 4 5 4 5 1 2 | 2 4 5 1 |

寸，復我河山。勉君殺敵，壯別甯為兒女顏！我更引

2 5 4 1 4 | 2 — 0 — ||

吭高歌撫刀鏢。

談天說地

安內攘外與

攘外安內

從民國十六年起，共匪把中國的東南半壁，鬧得烏烟瘴氣，殺人放火，民不聊生，人民已是痛心疾首了。這是內憂。

前年「九一八」後，日本吞併東三省，接着打上海，擾天津，佔榆關，掠熱河，而且節節進逼，整個華北都危在旦夕，大家惟恐國亡無日。這是外患。

內憂與外患，有了一樣，就足以亡國破家，而今兩者一齊襲來，不用說，國之不亡，未之有也。然而古人說過：「多難興邦」，又說：「無內憂外患者，國恆亡！」這又是什麼道理？其實說穿了，就很容易明白。大凡做亡國奴的痛苦，大家都知道，都害怕，於是人人齊心，個個拚死，雖有內憂外患，也

經不住全國合力的奮鬥。所怕的是敵人在外面殺來，盜賊在國內擾亂，大家仍然各懷私見，各存鬼胎，把國家大事置於不顧，僅管鬧私人的意氣，這樣不待內憂外患到來，自己早已亡了！

從「九一八」以後，當局諸公對救國的辦法，有兩種不同的意見。一種人說要先安內然後攘外，南京那般人是這樣主張；又一種人說要先攘外而後才能安內，東南數省，是這樣主張。從表面看來，兩者都是主張「安內」與「攘外」，不過有先後之不同，其實就因為有先後的關係，內面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

主張先安內而後攘外的人說，「敵人來了，固然非抵禦不可，但如果先把國內安定好，就不能禦敵」。主張先攘外而後才能安內的人說，「外患十分凶猛，非立刻抵禦不可，只要大家決心抵禦，則國內從前所有

的什麼意見都消除了。區區共匪，何患不滅。」

平心來論，這兩種主張，還是「先攘外而後才能安內」的話是對的。是什麼道理呢？

古人說得好，「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就是說無論怎樣鬧得不能分解的同室操戈的兄弟們，一旦外面有人來欺侮了，大家就會得把戈矛掉過方向，一齊向外。假如外面有人來欺侮，兄弟們仍舊握着戈矛，彼此相向，先要把家務事講個水落石出，誰對誰不對之後，然後才一齊對外，我想世界上決沒有這種蠢人，決沒有這樣的蠢事。

據上面的道理看來，先安內然後攘外的主張如果實現，結果內面還未曾安定，外寇早已殺到廳堂來了；如果大家都一心一德，共同對外，我想凡是稍有良心的人，都會意見一致，集中力量去抵禦，不待安內，而內自然就安了。

南京那般人，主張先安內然後攘外，所以，無論日本侵凌中國怎樣厲害，老是抱着不抵抗的態度。現在榆關，熱河，長城相繼失掉了，他們還口口聲聲說內未安不能攘外；將來日本打到南京了，或把中國滅亡了，看他們又到什麼地方去安內哩？假使他們早點實行先攘外的主張，至少榆關熱河不會失掉，西南及各省的軍隊也都到了北方殺敵，長江及西南的軍隊，也負起剿共的責任，中國何至弄到現在這樣糟糕！而今國難真是當頭了，平津危急了，南京當局諸公不知有否覺悟，變更主張？（重）

北上以後又怎樣

最近華北的戰事吃緊，日本源地增兵，全國民衆都希望蔣中正北上指揮抗日軍隊，與敵周旋，這實在是夢想！

目前最切要的問題，只是蔣中正有無抗

日的誠意與決心，北上與否，尙在其次。如其以爲北上就是抗日，不久以前，蔣中正駐節保定，也曾到過北平，然而他和日本妥協的初衷未嘗稍變，對於抗日將士未嘗援救，雖然北上，依舊是賣國。遠一點說，在前次蔣中正未北上之先，他的舊爺宋子文也曾和張學良特地到熱河和湯玉麟商量過「抗日大計」，有過慷慨激昂的演說，彷彿真的和日

兵不共戴天了；然而日兵大舉進攻熱河的時候，宋子文搬運了故宮古物，躲在上海籌款純飽私囊。湯玉麟不戰而退，坐令承德失守，熱河陷落。所謂「抗日大計」，完全是欺人之談。所以抗日與否，一定要在事實上表現出來，北上未必就是抗日。反之，真能抗日，就是在後方，以軍事委員長之尊，也可以指揮全國軍隊：積極抵抗。

而且這次蔣中正到了南昌以後，召集了所謂五省保安會議，鄭重嚴肅地警告他的部

下：從此以後，先要安內，然後纔能攘外，如有勸他立刻攘外的，一定予以最嚴厲之處罰。他的本心完全昭告于全國。他目前只要消除異己，完成武力統一的迷夢，日兵即使陷落平津，統治華北，在他也滿不在乎，照常努力于內亂。這樣甘心賣國的國賊，塗炭民衆的民賊，還要請他北上抗日，當然是與虎謀皮，非徒無益，而且有害。

所以我們對於蔣中正只好完全絕望了，我們要積極抗日，只有自己起來與敵周旋，而在抗日之時，蔣中正如其真和救國的將士爲難，處處阻撓，我們就同時驅除國賊，決不寬貸。蔣中正說，先要安內，然後纔能攘外，我們敢單刀直入地說，正因爲要攘外，要抗日，所以同時就得剷除甘心賣國的蔣中正，殺盡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我們現在已不希望蔣中正北上抗日了，我們所希望的，就是全國民衆一致團結起來拚命地和日兵血

戰，同時以最大的努力肅清爲日本張目爲虎作倀的國賊。現在是內憂外患交迫的時候，我們對於暴日既不屈服，對於內奸也不能放鬆。如其要北上，我們就奮勇前進，蔣中正早就看到日兵害怕了，我們絕不希望他再北上去直接賣國。（天雨）

秦皇島失守

長城一帶已非我有

秦皇島在十六那天早上失陷了，日僞軍五十名，揚長而入，長城一帶也非我有了。十五的早上，日兵開始攻擊，天上飛機擲彈，後面的大砲助威，海上的日本兵船，又接二連三放着

大砲，中國軍隊所有防禦的壕溝，差不多被炸彈砲彈毀壞完了。在塵土蔽天的景象中，日兵實行衝鋒，坦克車在前面開路，日本兵在車後緊跟，中國軍隊雖然勇敢善戰，但死

傷過多，兵力大損，敵人越打越多，我軍愈戰愈少。前有大敵，後無援兵，任你是銅打金鋼，鐵鑄羅漢，也受不了這樣猛烈的攻擊，我軍無法，爲保存實力再打見起，迫得于十五日下午二時，放棄皇島，退至昌黎一帶，重新佈置陣地。

同時喜峯口的敵人，已越過長城，向灤河強渡，宋哲元部憑河抵禦，敵未得逞，現在長城未失守者，只古北口一路，自古北口以下，直至渤海一帶長城地方，全被日軍佔領，日本的太陽旗高插在長城上面，臨風招展，中國人見了，無不傷心垂淚，恨南京政府不發救兵，弄到宋商兩部死傷太重，以致失敗。（致）

蔣介石

不准說抗日

華北的軍事最吃緊的時候，蔣介石雖然

講新聞

北上，可是他直轄的軍隊，仍然在長江一帶休息，不調到前線去作戰。在前線拚命的，還是宋哲元商震的軍隊。蔣在保定時，派人去請馮閻同來共商軍國大事，馮玉祥知道蔣氏不能決心抗日，來亦無益，結果只有閻錫山來保定一趟。馮雖未來保定會蔣，但是他托人帶了一封信給蔣，供獻救國的辦法，說是先要抵抗日本，然後才能安定國內，並請蔣下令，把全國兩百萬軍隊，抽調一百六十萬到前方去打日本，與敵搏個最後勝利。這種辦法本來很好，可惜蔣介石不聽，因為他主張先要把國內弄好了，才再去抗日，所以華北雖是吃緊，他反跑到江西去，說是督剿共匪。前幾天，他在南昌，召集手下的將官，開了一個五省聯防會，好似真個要把共匪一鼓盪平似的。他在會中對手下的將官宣佈：「有了共匪在後方搗亂，前方的軍隊不能放心禦敵，現在非把共匪肅清不可。在

共匪未剿清以前，你們（指將官們）絕對不能說要去抗日。」噫嘻，這是甚麼話，剿共固然是要緊，但抗日更要緊！蔣介石身為委員長，統領大軍，你不准軍隊去抗日，那麼抗日的責任又由那個去負擔呢？甚至連抗日的話都不准將士們說，你蔣介石豈不是企圖同日本妥協，望日本矮子來幫助你平南定北去做袁世凱第二嗎？（致）

宋子文

赴美的任務

前一期已經講過，美國總統羅斯福邀約英，德，意，法，中，日等國要人赴美參加世界經濟會議，同時也說到在這次會議裏，中日問題也要提出討論。

現在南京政府已經接收美國的邀請，特派宋子文為中國代表。在最初宋子文對人表示，他因忙于籌劃財政，不能離國。後來汪

精衛特地跑到上海去會他，請他無論如何，總得去一次，因為這次的會議非常重要。最後，宋子文也就答應了。據說他已經在十七日放洋了。

宋子文放洋之後，上海就傳出了一個驚人的消息，說是蔣介石自始至終都是採取不抵抗主義，早就想和日本講和，就是將東三省奉送給日本，亦所不惜。現在日本又積極向關內進攻，蔣介石更是恐怖異常，便決心和日本講和，但是要和日本講和，又怕我們民衆的反對。他在這進退兩難的情勢之中，正好美國總統羅斯福召集世界經濟會議，於是蔣介石便利用這機會選派宋子文赴美出席，暗囑宋子文到美國的時候，先和日本代表石井交涉妥洽辦法，交涉好了之後，就請美國總統出來做現成的和事老，好似上次上海停戰協定那樣簽上一個辱國喪權的條約，就算了事。聽說汪精衛對於這件事也極其贊

成。

上面的這一段消息，雖然是一種傳說，然而並不是沒有一點事實來證明的。例如十八日日本代辦在北平往訪軍事分會委員長何應欽，在密室中敘談，有半點鐘之久，所談何事，外間是莫明其妙。這一點也就可以證明出南京政府和日本最近的確多少有點曖昧的關係了，不然，信使往還何以這樣的親密。再如汪精衛到上海促請宋子文赴美出席之後，他曾向新聞記者說：「政府對於此次會議，關於中日問題，已經擬就三個辦法，請宋部長赴美時向各國接洽。至於這三個辦法的詳情，尙未到發表時期。」我們從這幾句話看來，足見宋子文赴美確攜有特殊重大的任務，假使這三種辦法是光明正大，又何以不能公佈呢？

諸君！我們要注意南京政府賣國的行動！（格）

日本侵華新計劃

冷口，喜峯口，秦皇島又相繼失守了！這幾個重要的地方失守的原因，當然還是由于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

冷口，喜峯口，秦皇島失守之後，日本的勢力已經深入關內，樂西一帶早已歸入日軍的勢力之下，南京政府終日忙于籌備全國代表大會，蔣介石成日坐在江西，並不剿匪，對於怎樣應付這次嚴重的局面，怎樣鞏固華北的國土，簡直是一籌莫展，毫不關心，更談不到收復失地；可是日本政府對於今後侵略中國的方針却又定了更進一步的計劃。

日本政府最近鑒于他的勢力已經深入關內，樂西一帶已經強佔下來，今後侵華的方針有兩種醞釀。一種是預備將樂東一帶設樂東特別區，歸僞組織統治。一種是由漢奸李際春以偽救國軍名義在樂東別樹一幟，掛五

色國旗，為實行華北僞組織的張本。

至于軍事方面，日本進攻平津的計劃，也已老早決定，（一）在塘沽方面，增駐步兵五千人為基本隊，將來即以此項部隊先行發動，向天津襲擊。（二）增加華北外遣艦實力，集中旅順，另增飛機母艦一艘，以援助陸軍之行動。（三）天津方面發動時，在某方面應先挑釁，襲取要隘，由側面攻擊天津。（四）長江及華南仍保持和平，以維持日僑之商業，惟多派軍艦以為監視示威之用。如長江方面及華南調兵北援，即在江中襲擊，不使援軍得渡。雖說這個計劃將來不無多所改變，然觀此就可知日本侵略中國之處心了。

胡漢民先生早就說過日本侵略中國，是預備整個的併吞中國的，決不是祇在東三省而已。但是南京政府却以為日本最多不過想佔東三省，假使我們把東三省給他，日本也可以心滿意足了，所以他們就採取不抵抗

主義。但是現在日本的勢力已經深入關內，還預備使漢奸李際春先打起偽救國軍的名義，再向平津進攻，等到再佔領了平津之後，便拿出組織偽滿洲國的方法，來組織偽華北政府，然後逐漸征服全國。這不是日本要整個的併吞中國的鐵證嗎？

諸位！時局已經這樣的嚴重，危機已經這樣的急迫，我們再不能忍耐南京政府的賣國行爲了，我們民衆應該自己起來抵抗暴日。（格）

○一二叔公講古集

舍姪孫筆記

第七講 令尹子文

這期，講的，是令尹子文。

「令尹子文是什麼東西？物嗎？」

「人嗎？」那自然是一個人。

「他是覆姓令尹嗎？」不！令尹是官名，

他并不是姓令尹的。

「他是今人嗎？」不！他是春秋時代楚國的官兒。

「子文是他的姓，還是他的名呢？」不是他的姓，也不是他的名，祇是他的字而已。

朋友！你想明白這個究竟，且聽我慢慢地道來。

當我們童年在蒙塾讀「四書」的時候，讀到「公治長第五」之章，裏面有「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這一般話，就可知道令尹子文的爲人。

當我們讀「左傳」的時候，讀到「鬬克黃不棄君命」這一章，裏面有「鬥伯比淫於郟子之女，生子文焉。郟使女棄諸夢中，虎乳之；郟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

，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鬪穀於菟，實爲令尹子文。」這一段話，就可知道令尹子文的來歷。

從這樣看起來，令尹子文就是姓鬪，名穀於菟。他初出娘胎，已屬不凡，有虎以爲之乳，難怪長大起來，出人頭地，做到楚國的執政官，凡二十八年。因爲令尹卽是「宰」，周禮六卿，大宰爲長，遂以宰爲上卿之號，所以子文是個楚上卿執政者，顯然無疑。

但是，你以爲他祇會做官嗎？他祇有這樣的操守嗎？！不！不！他除了這以外，還有件驚人的豪舉。在「左傳」裏說的「鬪穀於菟爲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這宗事情，就是他忠於國事的豪舉。

雖是孔老二對於他的批評，有「未知，焉得仁？」的按語，似乎祇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但我們從「忠」字方面立論，則古往今來

的「毀家紓難」者，應該推重這位令尹子文爲開山老祖。自他以後，不乏其人，實有賴於他的提倡。

如其依照心理學聯想作用的話，那麼，我們從令尹子文聯想到毀家紓難，再從毀家紓難聯想到今日國難時期之變賣房產充軍用者，這不能說不認爲差堪告慰的！

但在別一方面來講，我們從令尹子文聯想到古今來多有同名，從古今來多有同名聯想到今日國難時期之一位財政要人，這又實在認爲痛心疾首的！

似乎在某一本書上，我看到有這樣一句的聯語首比：「蘭相如，司馬相如，名相如，實不相如。」現在拿這句話來形容同名的子文，可謂天衣無縫。怎樣說呢？昔日之楚，有鬥子文；今日之民國，有宋子文，兩個子文，一個頂呱呱！一個呀呀烏！

且來做個「比較論」於下：

古時有一子文；現時也有一子文。

古時的子文，是個頭等要人；現時的子文，也是個頭等要人。

古時的子文，熱心愛國；現時的子文，從籌款來論，未嘗不熱心愛國。

古時子文所處的局勢，固然重要；現時子文所處的局勢，因有國難當頭，格外來得重要來得逼切。

古時的子文，曾爲令尹二十八年；現時的子文，就目前而論，也已手握財權七八年。

古時的子文，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公忠體國，爲人景仰；現時的子文，奔走南北，籌劃軍費，向是勞苦功高（？），最近且遠涉重洋，出席華府經濟會議，所表現的精神，也頗足令人贊佩（？）。

古時的子文，雖朝不謀夕，家無盈積，尙能毀家以紓難；現時的子文，是否有錢？

能否捐輸？我們自然不敢斷言。

好了，不必多作比較，且來專談現時的子文吧！我們的財政部長曾代行政院長的子文先生，手握財權，歷有年所，關於他在政府中所處的地位上，總算不錯；最近籌集二千萬元庫，說是發行和支配上已有頭緒，這是可以告慰於「阿拉」大人的。不過，在私人方面，最好也能學一學古時的「子文先生」！如果能量力捐助，總該比那些「工人號」「商人號」「兒童號」的購機來得容易一點。以理財者而能以身作則，更能慷慨捐財，本來是一種極好的提倡。

然而，毀家紓難這一舉，對於今日的子文先生，怕祇是與虎謀皮而已，祇是徒勞夢想而已！我們亦祇有失望失望而已！徒使昔日的令尹子文微哂於地下。

X X X

X X X

；(二)受水的勢力所轉移；(三)荒地無法利用。這些不良的地方，必得要設法改良，生產才能增加。但是怎樣去改良呢？從頭一件事——土地來講：如果能實行耕地合作，可以改變小農耕作爲大農耕作，因爲小農耕作，係妨害農業發展的。如果農人集合起來組織合作社，農村生產事業，必然順利。再從第二件事——水利事來講：一個或少數農民，無力整頓水利。所以一遇天旱水災，無法應付。如果能集合很多農戶，共同設備一種抽水機，以爲灌溉及排水之用。那就生產可以無虞。又再從第三件事——荒山來講：荒山林地，不能開墾，其原因就是個人能力薄弱。如果組織合作社，用全體社員的資本和力量去辦，也能促進生產。此外尙有關於農村生產非常重要的，就是農具。現在農民所用的農具，構造簡單而不耐用，且須用人力或畜力才能使用。農業生產不能增加，

此也是原因之一，非得設法改良不可。改良的方法，就是利用機器做農具。如發動機，抽水機，磨米機，新式機，播種機，中耕機等都可以替農民改良及增加農業生產的。但是單獨的農民，無力買機，也無需乎買機。如果集合許多人的需要和能力，共同辦理，就可減少困難，獲得加倍的生產能力。這也可以說利用合作的良好結果。有了這種合作，生產工具，又有改良的機會，生產力又有增加的希望，生產合作事業才算完成。(老)

法律怎樣公佈？

凡一種法律經過立法機關的立法程序後，就成爲法律，但是也不能立時發生拘束人民的效力，當然還要經過行政機關的公佈，那才算是手續完備。公佈後的法律，人民不能夠藉口不知道，來希圖卸責。至於法律公佈的方式，到有好幾種：

(一)演講式 當民智未開的時候，人民大多數不識字，於是國家要公佈一種法律，就要派人在各重要鄉鎮城市公開宣講。這是最原始的公佈法律方式。歐洲古國如希臘及羅馬也曾用過；不過那個時代，一定是地方不廣，人民不多的國家才能用這種方式。

(二)揭示式 指定一定的地點，把法律的條文貼上去，以便人民隨時觀看。大抵我國現在所用的多是這種方式。

(三)傳觀式 這是把法律的條文，抄寫出來，傳到四方去，俾便人民週知。從前中國在沒有設立郵政局的時候，設置有「官驛」，專做這些傳遞的工作，所以那時往來書信等，都是交托這些人傳遞；法律的傳觀，也是如此。

(三)公報公佈式 這是把法律的條文，由政府指定在公報上面登載，就可以發生效力。或者由政府指定某一家報紙登載，也發

生同樣的效力。

至於法律的公佈，還要規定施行的日期；施行日期可分三種：1.自公佈日起施行；2.公佈日起，到達某一個時期，才算施行；3.預定所公佈的法律到達某一個地方以後幾日才施行。(書記官)

黃天霸蔥嶺訪竇二墩

——十本連環套之一——

通俗文學

話說熱河有一個出名的強盜，叫作竇二墩，外號人稱鐵羅漢，在連環套招聚多年，黨羽甚衆。那竇二墩爲報李家店比武仇恨，曾到木蘭園場盜過御馬，以後黃天霸巡山拜山，朱光祖插刀盜鈎，憑三寸不爛之舌，說得竇二墩到官認罪。這是頭一本連環套，在北平上海間，楊小樓同郝壽臣演了許多回，想大家都知道。自後竇二墩到法庭受審，雖然有

黃天霸給他運動，脫離虎口，可是已經九死一生，受盡折磨。出獄之後，在五台山削髮爲僧。這是三四本連環套，排好了，還沒出過台。

現在所演的，是十本連環套。表得是竇二墩出家之後，先往五台山，又移少華山，因爲當局實行西北移民政策，對於他這土匪出身的和尚，十分注意，盤查多次，使他不能安心念佛，逼得沒法，祇好向西逃走，經甘肅，出玉門關，過天山，到了葱嶺，在帕米爾高原之上，蓋了一座大廟，暫且存身。這葱嶺乃是中俄交界之地，好比天津的三不管，風兒一緊可以退到俄國地，太平無事又可以回到中國地，雖然麻煩一些，還可以苟且圖活。

至於那黃天霸因爲有通匪嫌疑，當局把他的漕標副將和虛職總兵一齊革掉，他祇有回原籍浙江紹興府抱孩子去了。不過，黃天

霸究竟是浙江人，這幾年許多阿拉柱石阿拉老鄉在台上，都給他運動差使，無奈僧多粥少，人浮於事，他又架子太大，要價太高，因此便耽誤下了。

自從熱河事件一起，當局注意熟習該地情形的武將，黃天霸便有了機會，由彭朋彭大人，施世綸施大人，二位聯名公舉他統兵出關抵抗日本。黃天霸得信之後，帶領何路通，朱光祖，坐火車到寧波，換火輪到上海，滬寧路局爲他們早已預備好專車，連夜進京。到南京之後，一看晨報，方知道熱河已失，承德不守，連黃天霸也嚇了一大跳。連說：『這倭兵來得好快呀！』救軍如救火，那敢怠慢，立刻去叩見彭施兩位老大人，且喜馬弁沒有睜眼，傳達沒要門包，彭施兩位老大人的大烟早已過足了癮，真是早了不如來巧了，立刻就見，榮幸萬分。

彭施見面就說：『現在雖然戰敗，當道

仍然嚴令反攻，你們三位來的正好，不必遲延，急速坐津浦車北上，在古北口還可以抵擋一陣。」

黃天霸略一沉吟，朱光祖接着說：『要收復失地，非竇二墩不可！想那熱河，八溝，喇嘛廟一帶等處的老輩英雄，除了我們的楊五叔楊香五，惟有當年盜御馬的竇二墩。楊五叔早已去世，竇二墩現在葱嶺出家，如若請他出來，共赴國難，比我們哥們可就強的多。』

彭施兩位大人說：『也好！就命你們三人，即日啓程，約請竇某下山。』

以下所表演就是黃天霸葱嶺訪竇，二次探山，有一段對話的好白口。朋友，你聽吧！

第一場

上黃天霸（武生），何路通（武二花），朱光祖

（開口跳），服裝如常，不必細表，各執馬鞭，站

立場口正面，道姓各已畢。

黃：唉！事到臨頭，抓到你我手上。事過之後，又將如何？此番西行，要歷盡千山萬水，還不知道那竇寨主肯出山否？

朱：我說，老兄弟，爲國宣勞，死而無怨。祇要那當朝大老，肯容我們救國，在陣上和倭兵一刀一槍，肝腦塗地，也是死而無怨。俗話有說，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如若天不絕人，竇二墩念起當日你們弟兄活命之恩，一同下山，也未可料。

何：那竇二墩義氣甚重，就是不來，我們兄弟把他一拉，拉也拉到熱河了。

黃：言得極是！二位兄長！

何，朱：黃爺！

黃：你們馬上加鞭！

（黃，何，朱同下，）（老太婆）

X X X X X

蓬門罵帥 (仿韓門斬子)

頭段

(生唱，西皮倒板) 聽說是義勇軍，苦戰關外。

(原板) 小國民，心中痛，流下淚來。對老天，施一禮，躬身下拜。問老天，降災劫，所為何來。

(老旦白) 呸！天降災劫，你還假裝不知嗎？

二段

(生唱，原板) 報紙上，罵沖沖，難分難解。罵的是，張學良，不肖的奴才。受國命，領人馬，駐紮邊界。他不該，學跳舞，私配裙釵。因此上，各報紙，罵得利害。問國人，我罵他，該是不該齣。

(轉快板) 你道他年紀小，孩童氣概。有幾個愛國士，你且聽來。蔣光鼐十九路軍苦戰上海，馬占山為倭寇又把兵開蘇，炳文義

勇軍名揚四海，每次裏巧戰勝頗有將才，在去年雪地裏苦苦作戰，殺倭奴數百衆斧劈亂柴，這也是父母生非神下界，難道說張學良他禽獸投胎。(小國民)

歌謠

(二四)

鄉姑娘，會當家，切來豬肉像刨花；三個短工四隻蝦，蝦頭蝦尾巴，娘因吃到半夜把。

(二五)

搖搖船，搖到外婆家，外婆留我吃碗茶。茶呀茶，茶在山上開茶花；水呀水，水在河底結蓮花。
(以上三首是浙江蕭山的)

編輯者：民間週報社
發行者：民間週報社
總代理及通訊處：廣州財廳前圖書消費合作社
出版期：每逢星期一
價目：每冊零售銅仙三枚
印刷者：廣州培英印務公司

(左)意大利陸軍飛機隊，在米拉(地名)附近演習航空技術。全隊倒飛，秩序井然，誠奇觀也。



(右)參加抗日血

戰之女義勇

軍徐春園女

士

(上)十四歲的抗

日小英雄關

玉麟，九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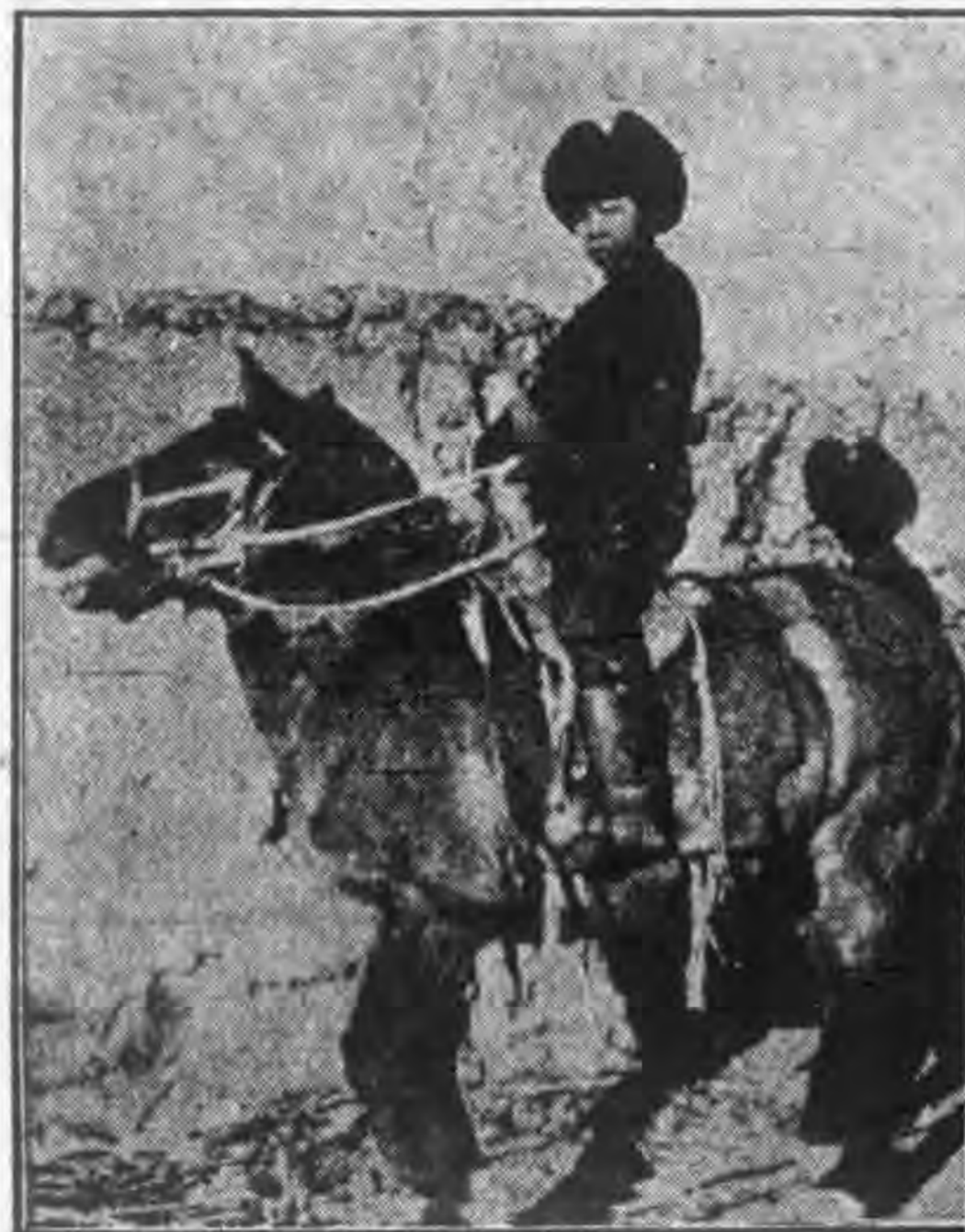
八後加入義

軍抗日，攻

瀋陽時曾在

該地三入三

出。





(上)我抗日軍在冰天雪地中奮勇追敵。

(左)民國十二年六月一日，湖南外交後援會因奸商私運仇貨事，派演講隊在碼頭演講，日軍艦伏見號水兵二十餘人，藉故登岸，打傷學生工人多名，下午日輪金陵丸到埠，又派武裝水兵登陸助戰，開槍掃射，當場慘死兩人，重傷七人，輕傷三十多人，其橫暴如此。



(右)凌源民衆抗日自衛軍，預備出發殺敵。